

928
シ
6

象山先生全集

六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二

雜著

武帝謂汲黯無學

汲黯進積薪之言武帝為之默然是必有所中矣已而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人將求勝乎人以自信何患無辭謂黯無學未必不可武帝亦安取學而議人哉太史氏推原其故謂黯褊心不能無少望果足以知黯之心乎始遷滎陽令病歸田里後拜淮陽太守伏謝不受印及召見則曰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卒不得請過李息曰黯棄

居郡不得與朝廷議勉息早言張湯後之人誰實為
知黯者必信褊心之言此與兒童之見何異使視東
越相攻不至而還曰不足以辱天子之使使視河內
失火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河南貧民傷水
旱便宜持節發粟以賑之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天子
招文學儒者告廷臣以所欲為則對曰陛下內多欲
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
而罷朝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
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
辱朝廷何渾邪降漢漢發車二千乘從民貫馬民匿

馬馬不具欲斬長安令則爭之渾邪至賈人與市者
坐當死五百人則爭之弊中國以事夷伏庇其葉而
傷其枝之言誰能易之謂公孫弘徒懷詐飾智以阿
人主取容謂張湯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
真以勝為功淮南謀反說公孫弘等如發蒙振落耳
獨憚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卒以不敢若黯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雖然張湯更定律令可斥
也何必曰高皇帝約束為哉武帝之事四夷非也何
必曰與胡和親為哉此等皆黃老言誤之也學絕道
喪老氏之說盛行於漢黯不幸生乎其時亦沒於是

雖然學老氏者多矣如黯之質固自有老氏所不能
沒者惜哉其生弗逢時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
之謂不知務末哉武帝之所以求勝於黯者乎帝自
為太子時固已憚其嚴矣即位既久大將軍青侍中
帝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或時不冠至黯見不冠
不見也嘗坐武帳不冠黯奏事避而使人可之莊助
為黯請告論黯之長帝然之且曰古有社稷臣黯近
之矣為中大夫固以切諫不得久留出守東海大治
帝聞而召之列於九卿湯敗帝聞黯與息言則抵息
罪令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其卒也官其弟至九卿官

其子至諸侯相武帝之不能自克不樂於黯之切直
固也然其心之靈不能掩沒有以知黯者未必不愈
於後世吠聲之人也及其遂非而求勝則是心之靈
或幾乎熄矣此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者也然則
生弗逢時者豈不大可惜過而求勝者豈不大可畏
哉

張釋之謂今法如是

張廷尉當渭橋下驚乘輿馬者以罰金文帝怒張廷
尉爭以為不可更重是也然謂法者天子所與天下
公共也今法如是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方其

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平也一
傾天下用法皆為輕重則非也廷尉固天下平也天
子獨可不平乎法固所與天下公共也苟法有不當
為廷尉者豈可不請之天子而修之而獨曰今法如
是可乎虞書曰宥過無大周書曰乃有大罪非終乃
為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縣人聞蹕匿
橋下又謂乘輿已過而出至於驚馬假令有敗傷亦
所謂有大罪非終乃為眚災適爾是固不可殺釋之
不能推明此義以祛文帝之惑乃徒曰法如是此後
世所以有任法之弊而三代政刑所從而亡也

雜說

皇極之建彛倫之叙反是則非終古不易是極是彛
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
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非之致其
可誣哉雖然苗民之弗用靈當堯之時則然矣逮舜
受終而未有格心乃竄之于三危又數十載而禹始
受命爰有徂征之師夫以堯舜之聖相繼而臨天下
可謂盛矣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而蠢茲有苗侮慢自
若不要諸舞干七旬之後而論於其不恭自賢之日
則違應之理殆無證於此矣周自后稷積仁修德其

來遠矣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商
之頑民乃至三世而弗化天之所以與人者豈獨缺
於是乎苗頑之於唐虞商頑之於成周可諉曰寡鄉
原夫子所惡也而人皆悅之楊墨孟子所闢也而言
者歸之夫子受徒久矣而顏淵獨為好學其後無疑
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夫子沒而子夏子游子張
乃欲強之以事有若自夫子不能喻之於其徒曾子
不能喻之於其友則道之所存亦孤矣嗚呼是非之
決于其明不于其暗衆寡非所決也苗民之未格商
民之未化鄉原之未知其非楊墨之未歸於儒子夏

子游子張之徒未能克已而復禮彼其私說詖論可
勝聽哉揆之至理則是所謂不善者也是所謂不明
者也是其所以為非者也苗民之格商民之化鄉原
而知其非楊墨而歸於儒子夏子游子張之徒一日
克已而復禮則是非之辨判然明矣是理之在天下
無間然也然非先知先覺為之開導則人固未免於
暗故惟至明而後可以言理學未至於明而臆決天
下之是非多見其不知量也純乎其善純乎其不善
夫人而能知之也人非至聖至愚時非至泰至否固
有所不純有所不純則其大小本末輕重多寡表裏

隱顯始卒久近劇易幸不幸之變非至明誰能辨之
有善於此至大至重宜在所師宜在所尊而以其有
不善焉而其善不遂其事不濟舉世莫辨而反以為
非反以為懲豈不甚可歎哉

念慮之正不正
在頃刻之間
念慮之不正者
頃刻而
知之即可以正
念慮之正者
頃刻而失之
即是不正
此事皆在其心
書曰惟聖罔念
作狂惟狂克念
作聖
然心念之過有
可以形迹指者
有不可以形迹
指者
今人有慢侮人
之心則有慢侮
之容慢侮之色
慢侮之言此可
以形迹指者也
又有慢侮人之
心而偽為

恭敬容色言語反若莊重此則不可以形迹指者也
深情厚貌色厲而內荏者是也可以形迹指者其淺
者也不可以形迹指者其深者也必以形迹觀人則
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非惟念
慮之不正者有著於形迹有不著於形迹雖念慮之
正者亦有著有不著亦有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
觀者亦有善不善雜出者如比干之忠則可見如箕
子佯狂微子適周不可謂之不忠如曾子之孝則可
見如舜不告而娶不可謂之不孝此是事理之變而
不可以形迹觀者如匡章之得罪於其父乃在於責

善此是善不善雜出者通國皆稱不孝則便見匡章
不得孟子乃見得他善不善處分明故與之遊又從
而禮貌之常人不能知此等處又未足論世固有兩
賢相值而不相知者亦是此處如老泉之於王臨川
東坡之於伊川先生是也

堯舜文王孔子四聖人聖之盛者也二典之形容堯
舜詩書之形容文王論語中庸之形容孔子辭各不
同誠使聖人者並時而生同堂而學同朝而用其氣
稟德性所造所養亦豈能盡同至其同者則禹益湯
武亦同也夫子之門惟顏曾得其傳以顏子之賢夫

子猶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具體而微曾子則又不敢
望顏子然顏曾之道固與聖人同也非特顏曾與聖
人同雖其他門弟子亦固有與聖人同者不獨當時
之門弟子雖後世之賢固有與聖人同者非獨士大
夫之明有與聖人同者雖田畝之人良心之不泯發
見於事親從兄應事接物之際亦固有與聖人同者
指其同者而言之則不容強異然道之廣大悉備悠
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而長短
之代勝得失之互居此小大廣狹淺深高卑優劣之
所從分而流輩等級之所由辨也

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
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
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強天體
隆曲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
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
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
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
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
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
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

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
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畧也

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
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
奎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
交蝕交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

苟無所蔽必無所窮苟有所蔽必有所窮學必無所
蔽而後可

學不親師友則太玄可使勝易

主於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於藝則欲熾而道亡

藝亦不進

以道制欲則樂而不厭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有有志有無志有同志有異志觀雞與鼠可以辨志繫猿檻虎可以論志謹微不務小志大堅強有力沉重善思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近世尚同之說甚非理之所在安得不同古之聖賢道同志合成

有一德乃可共事然所不同者以理之所在有不能盡見雖夫子之聖而曰回非助我啓予者商又曰我學不厭舜曰子違汝弼其稱堯曰舍己從人惟帝時克故不惟都俞而有吁咈誠君子也不能不害為君子誠小人也雖能不失為小人

宇宙內事是已分內事已分內事是宇宙內事

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聖人固言仁矣天下之言仁者每不類聖人之言仁

聖人固言義矣天下之言義者每不類聖人之言義

聖人之言知道之言也天下之言不知道之言也知

道之言無所陷溺不知道之言斯陷溺矣

右賢而左能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道行道明則耻尚得所不行不明則耻尚失所耻得所者本心也耻失所者非本心也聖賢所貴乎耻者得所耻者也耻存則心存耻忘則心忘于實論有耻尚失所之說

求處情求處厚求下賢欲行浮於名耻名浮於行先生

因讀表記書此語

邪正純雜係念慮清濁強弱係血氣

朱均管蔡志不變也非質不可變也苗格崇降聖人

有以變其志也

後世知有事而不知有政知責詳於法而不知責詳於人

學者規模多係其聞見孩提之童未有傳習豈能有是規模是故所習不可不謹處乎其中而能自拔者非豪傑不能劫於事勢而為之趨向者多不得其正亦理之常也

道譬則水人之於道譬則蹄涔汚沱百川江海也海至大矣而四海之廣狹深淺不必齊也至其為水則蹄涔亦水也

常人所欲在富君子所貴在德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諸侯有德能保其國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無德而富徒增其過惡重後日之禍患今日雖富豈能長保又况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故君者所以為民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行仁政者所以養民君不行仁政而反為之聚斂以富之是助君虐民也宜為君子之所棄絕當戰國之時皆矜富國強兵以相侵伐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故孟子推明孔子之言以為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推論既明又斷之曰人

臣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在當時所陳者皆堯舜之道勉其君修德行仁勸之以閒暇之時明其政刑自謂以齊王猶反手耳使孟子得用必能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其朝耕者皆欲耕於其野商賈皆欲藏於其市行旅皆欲出於其塗天下之民盡歸之則無敵於天下矣此理甚明效可必至當時之君徇俗自安不能聽用其說乃反謂之迂闊可謂不明之甚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三

講義

白鹿洞書院講義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比來得從郡侯祕書至白鹿書堂群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祕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

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

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

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
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
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
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劄實從十
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
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
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
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
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

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
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大學春秋講義

淳熙九年八月十七日

楚人滅舒蓼

聖人貴中國賤夷狄非私中國也中國得天地中
和之氣固禮義之所在貴中國者非貴中國也貴
禮義也雖更衰亂先王之典刑猶存流風遺俗未
盡泯然也夷狄盛強吞并小國將乘其氣力以憑
陵諸夏是禮義將無所措矣此聖人之大憂也楚
人滅弦滅黃滅江滅六滅庸至是又滅舒蓼聖人

悉書不置其所以望中國者切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二日之食與食之深淺皆歷家所能知是蓋有數疑若不為變也然天人之際實相感通雖有其數亦有其道昔之聖人未嘗不因天變以自治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以修其身者素矣然洊震之時必因以恐懼修省此君子之所以無失德而盡事天之道也况日月之眚見於上乎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

之此宣王之所以中興也知天災有可銷去之理則無疑於天人之際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日者陽也陽為君為父為夫為中國苟有食之斯為變矣食至於既變又大矣言日不言朔食不在朔也日之食必在朔食不在朔歷差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襄仲殺太子惡敬嬴為之也敬嬴非嫡而薨以夫人葬以小君魯君臣之責深矣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蓋為是也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葬不為雨止以其有雨備也雨不克葬是無雨備
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諸侯葬其母而無雨備豈
禮也哉

城平陽

平陽魯邑也冬使民時也然宣公葬母不能為雨
備不易時而遽興土工罪不可逃矣

楚師伐陳

前年晉衛侵陳以其即楚之故至是楚始伐之是
楚未能盡得志於陳也楚子陸渾之役觀兵周疆
問鼎輕重是年疆舒蓼及於滑洧盟吳越而還其

疆至矣然猶未盡得志於陳鄭之間當是時使中
國之君臣能恐懼自治明其政令何遽不能遏其
鋒哉

又十年二月七日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
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
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
所以考制度尊天子也故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
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穀梁子以為天

子無事諸侯相朝誤矣禮所謂兩君相見者不能無是事耳非定制也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諸侯交相聘問則有定制矣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是故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三王之通制也義之所在非由外鑠根諸人心達之天下先王為之節文著為典訓苟不狂惑其誰能渝之宣公即位九年兩朝于齊乃一使其大夫聘于周室王迹既熄綱常淪斁逆施倒置恬不為異春秋之作其得已哉直書于策比而讀之

而無懼心者吾不知矣

齊侯伐萊

萊微國也三年之間兩勤兵於萊齊侯之志可見於此矣

秋取根牟

魯侯之志猶齊侯也

八月滕子卒

名不登載書簡牘則不名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晉自靈公不君之後浸不競於楚楚之政令日修
兵力日強然聖人之情常拳拳有望於晉非私之
也華夷之辨當如是也前年陳受楚伐勢必向楚
扈之會乃為陳也陳不即晉荀林父能併將諸侯
之師以伐陳春秋蓋善之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書地不卒于國都也不書葬魯不會也

宋人圍滕

滕雖小國圍之則非將卑師少也滕子卒未數月
興兵圍之書人之為貶明矣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伐陳救鄭晉之諸臣猶未忘文公之霸業春秋蓋
善之

陳殺其大夫洩冶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洩冶以直諫見殺名之陳罪
著矣

又七月十七日

六月宋師伐滕

宋大國也滕小國也滕安能害宋宋之伐滕陵蔑
小弱以逞所欲耳左氏謂滕人恃晉而不事宋然

晉之伯業方不競滕固微國何恃之有或者事晉之故而有闕於宋故歟宋亦何義而責滕之事已大當字小恤其不及焉可也去年因其喪而圍之今年又興師而伐之其為陵蔑小弱以逞所欲明矣陳常弑其君孔子朝魯侯而請討之前月陳方以弑君告宋為鄰邦不知此何時耶而牟牟焉興師伐滕以逞所欲尚得為有人心者乎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宣公為弑君者所立懼齊見討故事齊以求免齊悅其事已而定其位自是齊魯之交厚而魯之事

齊甚謹齊侯之卒宣公既身奔其喪及其葬也又使其貴卿往會直書于策亂臣賊子得無懼乎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弑君者仲遂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謂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諸侯伐鄭而稱人貶也晉楚爭鄭為日久矣春秋常欲晉之得鄭而不欲楚之得鄭與鄭之從晉而不與鄭之從楚是貴晉而賤楚也晉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為中國也中國之所以可貴者以其有禮義也鄭介居二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亦其勢然也今晉不

能芘鄭致其從楚陳又有弑君之賊晉不能告之
天王聲罪致討而乃汲汲於爭鄭是所謂禮義者
滅矣其罪可勝誅哉書人以貶聖人於是絕晉望
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宣公即位十年屢朝于齊而未嘗一朝于周能奔
諸侯之喪而不能奔天王之喪能使其貴卿會齊
侯之葬而不能使人會天王之葬如是而天王猶
使王季子來聘則冠履倒置君臣之倫汨喪殆盡
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魯之伐邾無以異於宋之伐滕特書取繹罪益重
矣

又十一月二十二日

大水

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播而為五行天一生水地
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五奇天
數陽也五偶地數陰也陰陽奇偶相與配合而五
行生成備矣故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即太極也

陰陽播而為五行五行即陰陽也塞宇宙之間何
往而非五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土爰稼穡
穀即土也以其民命所係別為一府總之則五行
也洪範九章初一日五行此其在天之本也次二
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
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
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
極者此其在人之用而所以燮理陰陽者也日月
五緯謂之七政四時行焉歷數興焉人君代天理
物歷數在躬財成輔相參贊燮理之任於是乎在

故堯命羲和舜在璿璣皆二典大政夫金穰水毀
木饑火旱天之行也堯有九年之水則曰洚水警
予蓋以為已責也昔之聖人小心翼翼臨深履水
參前倚衡疇昔之所以事天敬天畏天者蓋無所
不用其極而菑變之來亦未嘗不以為已之責周
道之衰王迹既熄諸侯放肆代天之任其誰尸之
春秋之書災異非明乎易之太極書之洪範者孰
足以知夫子之心哉漢儒專門之學流為術數推
類求驗旁引曲取徇流忘源古道榛塞後人覺其
附會之失反滋怠忽之過董仲舒劉向猶不能免

吁可歎哉是年之水仲舒以為伐邾之故而向則以為殺子赤之咎是奚足以知天道而見聖人之心哉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宣公是年身如齊者二使其臣如齊者三聞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矣未聞身如京師與其臣如京師也不待詳攷其事而罪已著矣左氏載行父出莒僕之事陳誼甚高且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齊惠公之卒公既親奔其喪矣王季子之聘魯未易時而行父

僕僕往聘于齊知事君之禮而奉以周旋者果如是乎歸父之往則以取繹之故齊惠公卒未踰年而國佐寔來徇私棄禮見利而不顧義安然行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心之泯滅一至於此吁可畏哉

饑

作之君師所以助上帝寵綏四方故君者所以為民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歲之饑穰百姓之命係焉天下之事孰重於此春秋書饑蓋始於是聖人

之意豈特以責魯之君哉

楚子伐鄭

當是時晉伯旣不復可望齊魯之間熟爛如此楚子之肆行其誰遏之伐鄭之書聖人所傷深矣左氏所載士會逐楚師于潁北不見於經縱或有之亦不足為輕重也

荆門軍上元設廳講義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

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叶氣嘉生薰為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即是欽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極也凡民之生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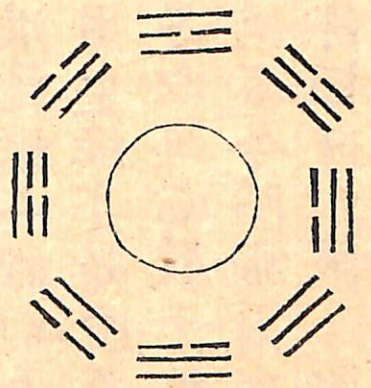
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 聖天子重明于
上代天理物承天從事皇建其極是彝是訓于帝
其訓無非欽此五福以錫爾庶民郡守縣令承流
宣化即是承宣此福為 聖天子以錫爾庶民也
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
降之衷今 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
即為保極宜得其壽宜得其福宜得康寧是謂攸
好德是謂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知有上下
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知有是非父知慈子知
孝兄知友弟知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上

帝所降之衷今 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
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
或為國死事殺身成仁亦為考終命實論五福但
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
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為福目前患難為
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
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宥
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回思
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
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

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之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
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
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
與不辱父祖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
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達者觀之即是福德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
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愚人不能遷善遠罪但貪
求富貴却祈神佛以求福不知神佛在何處何緣
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皇極在洪範九疇之中乃

洪範根本經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聖天子建
用皇極亦是受天所錫欽時五福錫爾庶民者即
是以此心敷于教化政事以發明爾庶民天降之
衷不令陷溺爾庶民能保全此心不陷邪惡即為
保極可以報 聖天子教育之恩長享五福更不
必別求神佛也洪範一篇著在尚書今人多讀未
必能曉大義若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曾識字亦自
有讀書之功其心不正其事不善雖多讀書有何
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惡耳常歲以是日建醮於
設廳為民祈福竊惟 聖天子建用皇極以臨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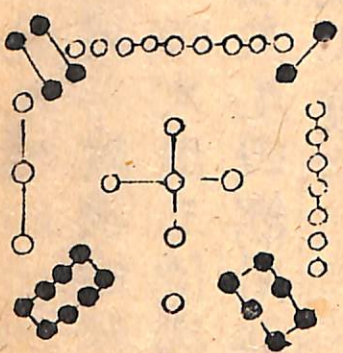
下郡縣之吏所宜與爾庶民惟皇之極以近 天
 子之光謹發明洪範欽福錫民一章以代黜事亦
 庶幾承流宣化之萬一仍畧書九疇次叙圖其象
 數于后恐不曾讀書者欲知大槩亦助為善求福
 之心詩曰自求多福正謂此也



象 聯 太極 坎
 乾 兌 艮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乾
 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火艮為
 山兌為澤

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碗兌上缺巽下短離
 中虛坎中滿



二	七	六
數	九	五
一	四	三
八		

洪範九疇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
 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
 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
 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左三右七
 載九履一
 二四為肩
 六八為足

縱橫數之皆十五

象山先生全集卷二十三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策問

問語有之曰人之相去如九牛毛或者疑其言之過
 晋人有解之者曰巢許遜天下而市道小人爭半錢
 之利此其相去何啻九牛毛哉其言誠辯矣然嘗病
 其意之未廣先儒論人之量曰有天地之量有江海
 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斗筲之量其意廣矣而嘗嘆乎
 言之難備生乎天地之間具人之形體均之為人
 品類差等何其若是之相遼絕哉今夫天下之俗固
 不可以言古然蒙被先王之澤士之求堯舜孔子之

道者日衆而儒宮學館之間有父兄之所教有師友之所講磨而考其所向則有常人之所耻者此其與求堯舜孔子之道而期於必至何啻九牛毛哉二三子各悉究其日履之所鄉嘗試相與共評斯語毋徒為場屋課試之文試言人之所以相去若是遼絕者何故已之氣質已之趨鄉當在何地今日之用心今日之致力者其實何如將有所攷焉

問齊欲稱東帝鄒魯之臣妾肯死而不肯從之秦欲稱西帝魯仲連肯死而不肯從之夫以齊秦之強力足以帝天下而卒沮於匹夫之一辭固國不以山谿

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之言於是信矣西漢不崇禮義好言時宜叔孫通陸賈之徒號稱以儒見用綜其實殆未有以殊於竒謀秘計之士也高祖寬大長者之稱見於起兵之日惟恐沛公不為秦王則長安之民所以愛戴之者亦可謂深且素矣繼以文景之仁愛武宣之政令所以維持之者亦後世所鮮儷元成哀平雖浸以微弱亦非有暴鷲滛雷之行然區區新莽舉漢鼎而移之若振槁葉天下懾然莫之敢爭東都之興光武之度不洪於高祖明帝之察慧有愧於文景多矣章帝之仁柔殆伯仲於元成之

間自是而降無足譏矣然綿祀埒於西漢以曹操之
強其所自致者不後於高光然終其身不敢去臣位
視天下有孔北海如孺子之有嚴師傅凜然於几席
之上而不敢肆也推其所自則尊禮卓茂以為太傅
授戈講藝息馬論道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殆未可以
文具而厚非之也於身於家於國於天下初不可以
二理觀二子盍自其身而觀之以及於家於國於
天下而備論夫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
革之利之道有道之世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商旅議
於市皆朝廷之所樂聞而非所禁也有能究唐虞三

代之政論兩漢之得失以及乎當世之務者其悉書
之毋隱

問異端之說自周以前不見於傳記後世所同信其
為夫子之言而無疑者惟春秋十翼論語孝經與戴
記中庸大學等篇論語有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說
然不知所謂異端者果何所指至孟子乃始闢楊墨
闢許行闢告子後人指楊墨等為異端孟子之書亦
不自以異端不知夫子所謂異端者果何等耶論語
有曰鄉原德之賊也孟子亦屢言鄉原之害若鄉原
者豈夫子所謂異端耶果謂此等則非止鄉原而已

也其他亦有可得而推知者乎孟子之後以儒稱於
當世者荀卿楊雄王通韓愈四子最著荀子有非十
二子篇子思孟軻與焉荀子去孟子未遠觀其言甚
尊孔子嚴王霸之辨隆師隆禮則其學必有所傳亦
必自孔氏者也而乃甚非子思孟軻何耶至言子夏
子游子張又皆斥以賤儒則其所師者果何人而所
傳者果何道耶其所以排子思孟軻子夏子游子張
者果皆出其私意私說而舉無足稽耶抑亦有當攷
而論之者耶老莊蓋後世所謂異端者傳記所載老
子蓋出於夫子之前然不聞夫子有闢之之說孟子

亦不闢老子獨楊朱之學考其源流則出於老氏然
亦不知孟子之辭畧不及於老氏何耶至揚子始言
老子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耳然又有取於
其言道德韓愈作原道始力排老子之言道德佛入
中國在揚子之後其事與其書入中國始於漢其道
之行乎中國始於梁至唐而盛韓愈闢之甚力而不
能勝王通則又渾三家之學而無所譏貶浮屠老氏
之教遂與儒學鼎列於天下天下奔走而鄉之者蓋
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民以禍福歸鄉之者則佛老等
以其道而收羅天下之英傑者則又不在於老而在

象山全集卷二十四
於佛故近世大儒有曰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謂佛氏之學也百家滿天下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汚之此莊子所以有彼是相非之說也要之天下之理唯一是而已彼其所以交攻相非而莫之統一者無乃未至於一是之地而然耶抑亦是非固自有定而惑者不可必其解蔽者不可必其開而道之行不行亦有時與命而然耶道固非初學之所敢輕議而標的所在志願所向則亦不可不早辨而素定之也故願與諸君熟論而深訂之

問夫子生於周末自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當時從之遊者三千門人高弟如宰我子貢有若之徒所以推尊之者至謂賢於堯舜謂自生民以來未之有謂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千載之後未有以其言為過者古聖人固多至推以為斯道主則惟夫子苟有志于斯道者孰不願學夫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傳曾子則有孝經子思所傳則有中庸門人所記則有論語簡編雖出煨燼而西都搜求參校之詳猶足傳信凡此固夫子所以詔教後世而後世所以學夫子者亦未有捨此而能得其門者也

論語載當時問答與疇昔訓詞既不得親炙於當時則視其所載亦可以如親聞於當時也然學必有業不知當時在夫子之門者業果安在由治千乘之賦求宰百乘之家亦可使與賓客言二三子蓋自謂其能而夫子亦以是許之不識其在夫子之門獨以是為業乎抑亦所學於夫子者又不在是也他日獨立伯魚過庭乃使學詩既學矣他日乃使之學禮不識伯魚之未學詩也亦有所學乎無也既學禮矣亦有所學乎無也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興於詩夫子蓋屢教人以學詩不識凡居夫子之門者舉皆以學詩

為業乎陳亢固在弟子之列乃問伯魚而後聞詩聞禮無乃先是未知其說乎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固門弟子紀述之辭然亦必有所據而言所謂文行忠信者果何如而以為教也三千之中獨薦顏淵為好學而稱之則曰終日不違如愚曰三月不違仁曰不改其樂曰不遷怒不貳過不識亦有可得而知者乎讀論語者固當求所以為學之方日肄之業故願與諸君論其所疑夫子之所以教人與當時門弟子之所以學於夫子者苟不在是而今日學者之所患亦不在是則亦願與諸君備論而索言之毋略

問聖人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是故網罟耒
耜杵臼作而民不艱于食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民
不病于居服牛乘馬剡舟剡楫而民得以濟險弦弧
剡矢重門擊柝而民得以禦暴凡聖人之所為無非
以利天下也二典載堯舜之事而命羲和授民時禹
平水土稷降播種為當時首政急務梁惠王問何以
利吾國未有它過而孟子何遽闢之峻辯之力夫子
亦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遲欲學圃亦斥以
為小人何也孟子曰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
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闢土地充府庫約與國

戰必克此其為國之利固亦不細而孟子顧以為民
賊何也豈儒者之道將坐視土地之荒蕪府庫之空
竭鄰國之侵陵而不為之計而徒以仁義自解如徐
偃王宋襄公者為然耶不然則孟子之說亦不可以
鹵莽觀而世俗之蔽亦不可以不深究而明辨之也
世以儒者為無用仁義為空言不深究其實則無用
之譏空言之誚殆未可以苟逃也願與諸君論之

問古不以科舉取士天下之從事者不專於文至漢
始射策決科然仕進者不一途習其業者未始專且
重也綿延以至於唐進士為重選習其文者殆遍天

下至于今不變文宜益工於古然六經之文先秦古
書自漢而視之已不可及由漢以降視漢之文又不
可及矣唐三百年文章宗伯惟韓退之其次柳子厚
而二人皆服膺西漢之文章恨悼當世鮮有能共興
者何耶夫文一也豈科舉之文與古之文固殊而不
可同耶何其習之者益專且衆而益不如也言而不
文行之不遠子以四教文與居一焉文固聖人所不
廢也然夫子四科善言德行者不在言語之科而言
語又不與文學自小子應對至於會同之相四方之
使言語之用亦重矣而反不與文學則所謂文學者

果何所習而何所用耶科舉取士未遽可變而諸公
於科舉之習亦未能遽免方將朝夕從事於文其所
以為文者可不深知乎願與諸君論之

問盡信書不如無書理固然也然自書出煨燼千有
餘年其更賢知多矣則所同尊而信之者固不可槩
以書不可盡信而不之信也然亦不可以人之所同
信而苟信之而弗之思也觀古人之書泛然而不得
其實則如弗觀而已矣孔子惡鄉原語孟載之詳矣
夫居之似忠信行之似蕪潔自以為是人皆悅之此
鄉原之行也夫苟自以為是而人皆悅之則必以為

真忠信真廉潔者矣。獨自孟子言之，則以為似耳。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子之言也。今鄉原者，人皆悅之，而夫子惡之，人皆以為忠信廉潔，而孟子獨以為似之。此人之所同然者，而夫子孟子乃不與之同。何也？居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夫居斯世為斯世，而善果有不可者乎？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夫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誠足病也。而又不謂是何耶？孟子闢楊墨，蓋自比於禹之治洪水，益之驅虎豹。夫楊朱墨翟皆當時賢者，自孟子視之，則為先進。孟子之後

人猶曰孔曾墨子之賢，墨子之賢蓋比於孔曾楊朱之道。能使舍者避席，煬者避竈，猶以為未也。進而至於爭席，爭竈則其所得豈淺淺者哉？而孟子闢之，至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又曰天下之言不歸楊而歸墨，夫兼愛之無父為我之無君，由孟子之言而辨釋之，雖五尺童子粗習書數者立談之頃，亦可解了。豈有以大賢如楊朱墨翟其操履言論足以傾天下之士，而曾不知此必待孟子之深言力闢，貽好辯之譏，而猶未得以盡白於天下而熄其說，何耶？若曰此皆聖賢之事，後學未敢妄措其說，則孟子固曰能言距

楊墨者聖人之徒必不敢少置其思措其議是不得為聖人之徒矣亦何以學為且書稱為學遜志記稱學不躡等而顏子則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成颺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必如顏子成颺必顏子成颺公明儀而後敢為此言則滕文公好馳馬試劍未嘗學問而孟子亦遽勉之以是何也願與諸君併論其說毋愛詞

問欲學耕必問諸農欲學斲必問諸工天下之事非

可以浪為之也業是事而不知本末則浪為之而已唐虞商周之佐起於隱釣而登宰輔其道前定其業既修固矣陳平韓信佐高祖取天下其將相之業皆素定於困窮之時此豈偶然而成者耶又如諸葛孔明抱膝長孺祖述之聞雞起舞雖其功業不能大酬其志而人皆信其始志之不妄也後世豪傑之士各以其才自見於當時雖未可責以古人之學而觀其規模先定則與泛泛浪為者殊也今諸君求講古聖賢之書從事於古聖賢之學不識規模果有先定如古人者乎夫子之門如由治千乘之賦求宰百乘之

家二人皆以此自許夫子亦以是許之不識諸君自
知其才而人信之有如此者乎曾子鏗爾含瑟而言
志不知其所志果何事而其志果何如夫子喟然嘆
而與之果何所取而然耶夫子稱顏子終日不違如
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夫終日如愚可
知者也而所謂終日不違者果何道而亦足以發者
果何事也古人雖不可妄議然讀其書為其事可不
知其說乎不然亦願聞諸君之志

問知人古所難以堯之聖其知鯀蓋審及四岳請誅
之猶不敢必漢高祖亡命崛起亦不知書其得天下

殆有天命初非盡出其智謀然其於知人亦異矣張
良授書老父為它人言不省而帝能聽之陳平韓信
楚不能用而帝用之至告呂后以後日將相之任擬
擠其才能殆若權度雖善論人物者未必逮此世見
其言之符契遂謂其得異書前知其事者非也顧不
知高祖果何以能之耶文帝世稱賢君儒者之論往
往以為優於七制賈生慷慨言事帝抑不用世以為
非不知生獨以其壯銳不更涉姑少抑之以老其才
耳賈生姑不論當時之才豈獨止生耶然匈奴大侵
邊數四帝不能堪至御鞍講武拊髀求將遠想廉頗

李牧乃為馮唐所慚則平日所以收羅人才者可知矣武帝號雄才大畧然終其身無一名宰相快心胡越取前世紅腐之粟貫朽之錢而空之至於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輪臺之詔終亦自悔悼而已未聞有一人能開悟之者豈當世獨無其人耶是又不可以厚誣也知人固所難而為天下以人為本使終於不能知則天下亦終不可為矣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臯陶曰在知人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豈可以終不知之耶知人則必有道矣願併與漢三君論之

問逢蒙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子濯孺子知其獲免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論學取友必入學七年而後可責然自其一年辨志則所辨者即其事也取友之事亦有不

得不論者矣自非聖人安能每事盡善人誰無過如以其行之有過事之不善而遂絕之則是天下皆無可教之人矣逢蒙思天下惟羿為愈已然後萌殺羿之心將何以使羿能逆知之而不教之耶必以為不可知則子濯孺子未嘗識庾公之斯而能知其端人何也所謂端人果何如其端而知之者果何如其知

之也二子其詳言其本末而備論之亦群居之大益也

問書稱堯舜禹臯陶皆曰若稽古記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傳說告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所貴乎聖人者以其寬洪博大無自用自私之心其所施設必有稽考祖述理固然也然所謂稽考祖述者果獨取其無自用自私之心而然耶亦其事之施設必於古有所考而後能有所濟也如曰事必於古有所考而後能有濟則如網罟耒耜杵臼弧矢舟楫棟宇棺槨書契皆上世所無有而後世聖人

創之而皆能有濟何耶若曰是事之小者因時而創制至其大者則必有所師法而後可則如堯傳天下不與子不與在朝之大臣舉舜於匹夫而授之果何所師法耶堯傳舜舜傳禹禹獨與子而傳以世此又何耶湯以諸侯有天下孔子匹夫而作春秋此事之莫大焉者而皆若此無乃與稽古之說戾乎且均之為事亦安有大小之間哉今之天下所謂古者有堯舜有三代自秦而降歷代固多而其昭昭者曰漢曰唐其君之賢者甚衆事之施設盖有不勝其異今朝廷有祖宗故事祖宗故事尚且不一今欲建一事而

象山全集卷二十四
必師古則將安所適從如必擇其事之與吾意合者而師之無乃有師古之名而居自用之實乎若曰吾擇其當於理者而師之則亦惟理之是從而已師古之說無乃亦持其虛說而已乎二三子其詳考而備論之

問中庸稱隱惡而尚書載其受終巡狩之後獨汲汲於明刑自四罪而放之流之竄之殛之無乃與隱惡之意異耶孔子自言為政以德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曰政者正也季康子問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宜不尚刑

也而其為魯司寇七日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足以風動乎人此又何也夫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湯德足以及禽獸而不行於葛伯必舉兵征之又東征西征不已必十一征而天下服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而不行於崇必再駕而後降至伐阮共伐密須伐玁狁伐昆夷蓋未始不以兵何耶七國用兵爭強攻城取地如恐不及而孟子乃遊於其間言深耕易耨修其孝弟忠信之事曰仁義而已曰仁者無敵曰強為善而已矣曰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曰齊王猶反手耳曰天下莫不與也其

說儻可信乎願究其說而悉言之毋畧

問高宗得傳說以夢文王得呂望以卜置相重事而夢卜是信可乎洪範稽疑自乃心卿士庶人而後及卜筮大舜命禹必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夢卜似非聖賢所宜專信者高宗之知傳說文王之知呂望其必有不止於夢卜者矣儻可得而考乎鮑叔言管仲齊威公用之徐庶言諸葛孔明蜀先主用之威公先主豈惟人言是信耶管仲與威公讐也而至於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先主既見孔明雖關張之愛將不能間至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

水也觀此則二君二臣之所以相知者果不苟矣其相知之處果安在耶諸君其併言之將以觀其所蘊問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小學教之射御書數大學之道則歸乎明明德於天下者今教童稚不過使之習字畫讀書稍長則教之屬文讀書則自孝經論語以及六經子史屬文則自詩對至於所謂經義詞賦論策者不識能有古者小學大學之遺意乎若曰今之教人者不必如古惟使之能為文應有司程度可以取科第而已則竊有疑焉幼所誦書長必知其意義及其作文則所謂題目者又皆出於古

書則必能言其義而後文可成也如孝經首章所謂立身行道論語首章言學而時習之孟子首章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不知果何如而立身何如而行道所學所習果何道何業利與仁義何如而辨若此等類今之為文者果有不必知之者乎若曰今之教人者與古大異言之於口筆之於紙施之於場屋者不必有其實巧與勤者斯可矣然亦不廢仁義忠信之道兩者並行不相悖不識有是理乎夫仁義忠信之道古人汲汲學之猶懼有闕今悉力從事者初不在是而曰自能不廢則是今人才質過古人遠矣

不然則是父語其子兄語其弟友朋之群居相與從事者皆為欺為偽相驅入於罟獲陷穽也而可安乎諸君幸詳考備究而精言之當得其實而後可

問夫子講道洙泗論語所載問仁者不一又曰子罕言仁如陳文子令尹子文之所為皆世所難得而不許以仁如子貢子路冉有之徒皆不許以仁豈仁之為道大而非常人所能遽及耶審如是則所謂罕言者是聖人之教人常秘其大者而姑以其小者語之也且以子路子貢冉有皆聖門之高弟其所自立者皆足以師表百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列國之賢大

夫非獨當時所難得人品如此蓋亦古今天下之所
難得也然而猶皆不足以與於仁則今日之學者宜
皆絕意於仁不當復有所擬議矣今世讀書者未有
不先論語自童子而已誦習之矣不識學者每讀至
言仁處果可置而不思乎亦可試思而不必其遂知
之也今世又以科舉取士苟其題之言仁者又將累
累而言之其為誣欺無乃已甚乎諸生方將從事於
聖人之學近世言仁者亦衆而持罕言之說以排言
仁者亦衆故願與諸生論之

問天之生物自足以供一世之用天之生才亦猶是
也古之興王未嘗借才於異代而後世常患人才之
不足或者歸咎於科舉以為教之以課試之文章非
獨不足以成天下之材反從而困苦毀壞之科舉固
非古然觀其課試之文章則聖人之經前代之史道
德仁義之宗治亂興亡得喪之故皆粹然於其中則
其與古之所謂學古入官學而優則仕者何異困苦
毀壞之說其信然乎不也人才之不如古其故安在
抑果未嘗無才而獨上之所以取而用之者未至耶
願有以究其說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五

詩

少時作

從來膽大胸膈寬
虎豹億萬虬龍千
從頭收拾一口吞
有時此輩未妥帖
哮吼大嚼無毫全
朝飲渤澥水暮宿崑崙
崙巔連山以為琴
長河為之弦
萬古不傳音
吾當為君宣

聞鶯

百喙吟春不暫停
長疑春意未丁寧
數聲綠樹黃鸝
曉始笑從前
着意聽

鷓鴣 六言

巧轉風臺急梵清逾石澗回溪好去枝枝驚夢無人
心到遼西

晚春出箭溪 二首

晴雲冉冉薄斜暉春靜衡門半掩扉風入墻頭丹杏
晚高枝頻颭亂花飛

又

長蹊窈窕晴沙暝綠樹交加細草香歸去不緣吾興
盡月明應得更褰裳

子規 六言

柳院竹齋茅店雲蕪風樹煙溪聽徹殘陽曉月不論
巴蜀東西

蟬

風露枯腸裏宮商兩翼頭壯號森木晚清嘯茂林秋
贈化主

學佛居山林往往儀狀野道人翩然來禮節何爾雅
職事方惛惛言論翻灑灑安得冠其顛公材豈云寡
踈山道中

村靜蛙聲幽林芳鳥語警山樊紛皓葩隴麥搖青頰
離懷付西江歸心薄東嶺忽忘飢歎憂翻令發深省

鵝湖和教授兄韻

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
水奉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
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辯只今

挽石子重

古重百里長寄命謀託孤今以京秩授廩至無賢愚
州家督版帳殿最視所輸况乃積弊久宿負堆文符
老姦乘倉皇陰拱為師模民窮歛愈急吏飽官自癯
天子為焦勞宵旰思良圖高選部使者庶使德意敷
石君在薦剡聞者皆懽愉不知何方民凋瘵遲君蘇

君丞同安日歲旱當蠲租縣白如故事守怒牢睚眦
賴君爭之力意得所請俞揭數授里正俾後不可渝
又嘗宰尤溪吏輩初闕關首以財匱告欲關侵民途
君乃治稅籍弊蠹窮根株簡易以便民上下交相孚
民自不忍負豈復煩催驅關征且損數孰謂儒術迂
使家得此人黃屋何憂虞惜哉不及用重使吾嗟吁

挽張正應

海門晝夜吼奔雷却立吳山亦壯哉前殿神僊三島
邃正陽閭闔九天開玉階恭授太官賜象簡親承御
墨回多少篋瓢蓬甕士輸君留宿兩宮來

家平去聞待盡生世

學高賴命存後曠

和黃司業喜雪

疇昔詩囊未破慳瓊瑰益自倍
朽然才華甘落諸公後
誠實徒居野老前
臘雪晚成春雪早
梅花靜對雪花妍
從今長作豐登瑞
廩庾家家贍九年

遊湖分韻得西字

命駕不辭春逕泥
少蓬高會帝城西
物非我輩終無賴
書笑蒙莊只強齊
天入湖光隨廣狹
山藏雲氣互高低
誰憐極目芟芻裏
隱隱蒼龍卧古堤

和楊廷秀送行

學粗知方耻為人
敢崇文貌蝕誠真
義難阿世非志

世志不謀身豈誤
身逐遇寬恩猶得
祿歸衝臘雪自生
春君詩正似清風
快及我征帆故起
蘋

送德麟監院歸天童和楊廷秀韻二首

盡道吾廬登陟難
上人得得到相看
莫言無物堪延待
也有茶澆舌本乾

又

聞說淮民未免飢
春頭已掘草根歸
羨君捆載還山去
更挾星郎大字詩

送勾熙載赴浙西鹽

平分浙江流東境
浮海角其民仰魚
鹽久已困征權

麥禾與桑麻耕鋤到磽确往歲比不登場圃幾濯濯
荒政勞廟謀賑廩聞數數飢羸不待飽共感君澤渥
仁哉覆育恩所惡吏齷齪教詔彌諄諄聽受祇藐藐
何知國與民足已肆貪濁流離且未還已復事椎剝
按察殊未曾聖主獨先覺重貽宵旰憂顧盼求卓犖
君固岷峨英懷抱富荆璞邇來奏對語朝陽鳴鶯鶯
鏘然歷帝聰簡記諒已確外臺適虛席妙選出親擢
此節豈輕授委寄重山嶽除音九天下衆論靡駁駁
攬轡首越山青萍方在握送君無雜言當不負所學

題慧照寺

春日重來慧照山經年詩債不曾還請君細數題名
客更有何人似我頑

贈畫梅王文顯

子作寒稍已逼真不須向上更稱神由來絕藝知音
少只恐今人過古人

簡朱幹叔諸友

利名風浪日相催青眼難於世上開何事諸君冒艱
險杖藜來入白雲堆

書劉定夫詩軸

人生不更涉何由知險艱觀君一巨軸奚啻百廬山

象山全集卷之二十五
王芝歌

靈華兮英英芝質兮蘭形瓊葩兮瑤實冰葉兮雪莖
石室兮宛宛苔茵兮菁菁蔭長松之偃蹇帶飛瀑之
琮琤實青端而黃表眇中藏而不矜匪自昭其明德
羗無愧兮疇能

淳熙戊申余居是山夏初與二三子相羊瀑流間
得芝草三偶相比如卦畫成華如蘭王明冰瑩洞
徹照眼乃悟芝蘭者非二物也已酉上巳復覩瑤
芽迫歸拜掃不及見其華是日訪風練飛雪始得
一華方掇至案間時雲庵僧適至且求余言為鄉

道余方作是歌因謂之曰當為子書之第持此以
往會當有賞音者紹熙元年三月二十六日象山
翁書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六

祭文

祭呂伯恭文

玉在山輝珠存川媚邦家之光繫人是寄惟公之生
度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異待外朴如愚中敏解儷
晦嘗致侮彰或招忌纖芥不懷惟以自治侮者終敬
忌者終愧遠識宏量英才偉器孤騫無朋獨立誰配
屬思紆徐摛辭綺麗少日文章固其餘事顏曾其學
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疵養粹
玩心黃中處身白貴停澄衍溢不見涯涘豈伊人豪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六

祭文

祭呂伯恭文

王在山輝珠存川媚邦家之光繫人是寄惟公之生
度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異待外朴如愚中敏鮮儷
晦嘗致侮彰或招忌纖芥不懷惟以自治侮者終敬
忌者終愧遠識宏量英才偉器孤騫無朋獨立誰配
屬思紆徐摛辭綺麗少日文章固其餘事頗曾其學
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疵養粹
玩心黃中處身白貴停澄衍溢不見涯涘豈伊人豪

無乃國瑞往年之疾人已矐眙逮其向痊全安是冀
詩傳之集大事之記先儒是裨麟經是嗣杜門養痾
素業不廢訃音一馳聞者隕涕主盟斯文在數君子
纍纍奪之天乎何意荊州云亡吾兄旣逝曾未期年
公又棄世死者何限人有鉅細斯人之亡匪躬之瘁
嗚呼天乎胡不是計竭川夷陵忍不少俟辛卯之冬
行都幸會僅一往復揖讓而退旣而以公將與考試
不獲朝夕以吐肝肺公素與我不交一字糊名謄書
幾千萬紙一見吾文知非他士公之藻鏡斯已竒矣
公遭大故余忝末第迫歸覲親徒以書慰甲午之夏

公尚居里余自錢塘遡江以詣值公適衢浹日至止
一見懽然如獲大利我坐狂愚幅尺殊侈言不知權
或以取戾雖訟其非每不自制公賜良箴始痛懲艾
問我如傾告我如祕教之以身抑又有此惟其不肖
往往失墜竟勤公憂抱以沒地鵝湖之集已後一歲
輒復妄發宛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已獨至方將優游
以受矻劑潢池之兵警及郡界亟還親庭志不克遂
先兄復齋比一二歲兩獲從欵言符心契冉疾頽天
古有是比嗚呼天乎胡畜於是復齋之葬不可無紀
幽鑄之重豈敢他委道同志合惟公不二拜書乞銘

公即揮賜琅琅之音河奔岳峙嗚呼斯文何千萬祀
我固罷駑重以奔蹠惟不自休強勉希驥比年以來
日覺少異更嘗差多觀省加細追惟曩昔麓心浮氣
徒致參辰豈足酬義期此秋冬以親講肄庶幾十駕
可以近理有疑未決有懷未既計音東來心裂神碎
與二三子慟哭蕭寺即拜一書以慰令弟惟是窳窳
祈廁未肆繼聞其期不後日至躡屩擔簦宵不能寐
所痛其來棺藏幃蔽誰謂及門緋袂已邁足跣塗泥
追之不逮矯首蒼茫涕零如霈不敏不武將以誰罪
及其既虞几筵進拜觴酒豆肉哀辭以載聞乎不聞

神其如在

代致政祭姪禱之文

吾年七十有六闔門且將千指田僅充數月之糧卒
歲之計每用凜凜汝在同行十餘人之下獨能任吾
事以紓吾憂彌縫補苴於缺絕迫窄之中如霈然者
不動聲色而中外巨細靡不整辦使吾有以安之然
吾念汝獨勞久矣顧難於代汝者耳去年雖令諸子
與汝輪幹以遂汝學問之志而事之本末繁汝是賴
籬落之未葺春榆之未便皆在隱處汝死之日猶悉
為吾治之吾平日見為人臣而不恤君之民不任君

之事者每竊憤之有盡瘁者必喜而愛之况汝在子弟之中而服勤於至難之事若此者乎如汝之賢或壽而死人猶傷之况於未壯而亡乎而天遽奪乎汝汝其有以知我之哀也命也奈何莫非命也吾既以紹孫環孫為汝後高選之山真佳城也吾見之矣翌日維吉汝其行乎

代教授祭神文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禮曰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惟爾神稽諸禮典非士庶所當祭於家者鄉者因循舊俗未適厥正夫聰明正直之謂神非所當祭而祭之固非所以祀神非所以當祭而欲人之祭之亦非所以為神今將革舊俗之失以爾神之祀而歸諸正惟爾有神鑒之

石灣禱雨文

惟皇宋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六月甲申朔十有三日丙申奉議郎新權發遣荆門軍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事陸某謹以元酒茗飲蓬萊之香清陂之蓮就所居青田石灣山頂除地為壇昭告于是鄉五方山川神祇蓋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境內名山大川雩祭祭水旱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則祭之國有

常典掌在有司非其職守誰敢奸焉然輔相不任燮調以吏事為責守令無暇撫字以催科為政論道經邦承流宣化徒為空言簿書期會獄訟財計斯為實事為日久矣况今日輿圖未歸東南事力有限而朝廷百官有司城郭宮室郊社宗廟諸費事大體重未易損削東西被邊殆幾萬里養兵之費乃十八九公卿大臣寬厚有體日以靖恭謹重相告誡方重改作惡紛更服膺仍舊貫之旨則民力日屈郡縣日困守令救過不給其勢然也旱雩水滌雖欲竭精盡誠而本職常務所分過半矣故祈禱散在庶民徧滿天下

久以為常法有其文官無其禁亦其勢然也今不雨彌月龜坼已深水泉頓縮陂池鄉涸車聲塞耳而浸不終畝憂色在面而歎不成聲民心自危日加一日客有病某者曰居是鄉者莫不憂一鄉之事今人所常行而法所不禁乃獨守區區古說坐視旱暵之災不一出心力以祈神明以輔郡縣以慰鄉里以分父兄之憂無乃類刻舟求劍嫂溺不援者乎某因念今天下一家郡守再期縣令三期而易之矣今日事體又有如前所陳者某嘗備員朝著之末列今又分符荆壘待次于家郡縣不鄙其愚禮以上客父兄子弟

象山全集卷之六
往往過而問以所長誠無以分父九之憂慰子弟之望則客之所病不為過矣是用齋戒以祈于爾有神是鄉之東有象山雲臺僊巖龍虎湖嶺豪嶺侯棟僊鶴中山南有崖山雲林白馬頭陀麻姑軍峰余源清江南山登高西有大嶺崇嶺靈谷何嶺明珠觀原翁塘火源官山箭溪四集北有柘崗金峯禪嶺積煙吉嶺萬石塘斗門石瀨沙岡三牛桂枝駢羅環遶韜竒蘊秀炳靈兆異歲享鄉民禱祈祭祀者多矣旱魃如此不為一出雲為風雨以殺其害而惠斯民則父兄子弟之責望恐不獨在某也惟爾有神裁之尚饗

謝雨文

維皇宋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六月甲申朔十有六日
己亥具位陸某謹以元酒茗飲蓬香蓮花登石灣之壇致謝于是鄉五方山川神祇除壇之日陰雲交覆致告之辰涼雨遞灑旋而風雨四作神祇參會連日未已諸鄉周洽靈應特達惠澤優渥惟神正直盡道舉職以贊上帝以蘇下民安肯論功望報然感而應祈焉而遂在吾民之心豈其敢忘用敢率茲前儀以致虔謝惟神其鑒之以毋替德惠尚饗

荆門禱雨文

荆門故楚國也江漢為疆沮漳在境東有百頃南有龜山西有玉泉北有上泉中為蒙泉皆炳靈效異為此土之望旱乾水溢實與守臣同其責往歲之冬茲歲之春霈澤殊畱今既立夏矣陂池涸絕種未入土斯民凜凜有無年之憂守臣不德當身受其咎斯民何辜謹卜日為壇於蒙泉山頂刑鵝薦血瘞于茲壇之右庸敬告于爾有神其尚鑒于茲

望壇謝雨文

蠲吉為壇以元酒茗飲禱雨于是邦山川神祇曾不崇朝雷動雲合甘澤隨降霽霈浹洽冬春所無靈應

響答民情大慰謹率官寮望壇祇謝惟茲積暘陂池久涸泉源未動是安得無數願無愛威靈尚終惠之是用卒請

又

屬以是邦經冬涉春雨澤殊少啓蟄之後雷震不作已踰立夏陂池尚涸創茲為壇用祈于爾有神為壇之辰油雲四興踈雨為兆致禱之日先以震雷從以膏雨霽霈周浹連日不怠靈應昭然凡厥吏民孰不感動謹率郡寮詣壇祇謝繼是雨暘時若百穀順成民戴神惠其有窮哉

東山禱雨文

謹率闔郡官僚以元酒茗飲致告于山川之神荆門為郡大抵在江漢之間正南為江陵而江實在焉唯沮漳由當陽以入江在郡之西正北為襄陽而漢實畧襄陽而後南折為長林東境故荆門之山發於嶠喙止於西山蒙泉原其下以在郡之西故曰西山其支山沿溪而東以繞郡治有峰峨峨然曰東山有浮圖在其上於西山為賓季春之月以不雨之久為壇西山之巔以致其禱靈應響答沛然為霖比日又以不雨申致其請連三日皆詣壇致請有雲油然有雨

瀟然而竟未霽帝正晝間開霽二日三日之夕西北境有雷雨甚久電光密邇而不及郡城東南土田至廣仰雨尤急殊不霑及竊惟所以事神者未至古之祠山川者皆為壇望其所祠今西山之壇既獲靈應不敢廢也然觀東山正為西山之賓西望則山川之本原皆森列在前宜為壇以致禱是用於此申致前請惟神其鑒之

東山刑鵝禱雨文

謹率闔郡官僚詣東山新壇以望西山敢告于茲土五方山川之神自九月庚辰致禱之後境內每有雨

澤凡詣壇之時雲氣必變雨澤雖未霑洽可見靈應
然郡城至今未得大雨諸鄉亦未週遍竊懼所以事
神之禮未至春季致禱西山之時刑鵝薦血瘞于壇
側用著厥誠茲月之禱此禮未講惟神恕其不逮而
許其自新其尚鑒茲誠

上泉龍潭取水禱雨文

茲歲不雨之久是月六日於蒙泉山頂為壇致禱十
有二日又於東山望壇申致厥請自六日之朝有雲
油然有雨祈然由郡城以及諸鄉是故諸鄉循環得
雨但未霽霈浹洽雖蒙靈應未終大惠是用竭誠致
請敢敬以淨瓶迎泉歸置郡治東荆岑亭上朝夕致
敬以幸靈沛尚饗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七

行狀

全州教授陸先生行狀

先生名九齡字子壽其先媯姓田敬仲裔孫齊宣王少子通封於平原般縣陸鄉即陸終故地因以為氏通曾孫烈為吳令豫章都尉既卒吳人思之迎其喪葬于胥屏亭子孫遂為吳郡吳縣人自烈三十九世至唐末為希聲論著甚多後仕不偶去隱義興晚歲相昭宗未幾罷邠隴華三叛兵犯京師輿疾避難卒謚曰文文公六子次子崇生德遷德晟以五代未避

地于撫之金谿解橐中裝買田治生貲高閭里德歲
之後散徙不復可知德遷遂為金谿陸氏之祖六子
高祖有程為第四子博學於書無所不觀三子曾祖
演為第三子能世其業寬厚有容四子祖戩為第四
子再從兄弟蓋四十人先祖最幼好釋老言不治生
產四子先考居士君賀為次子生有異稟端重不伐
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
家道之整著聞州里六子先生為第五子生而穎悟
能步趨則容止有法五歲入學同學年長踰倍者所
為盡能為之讀書因析義趣十歲丁母憂居喪哀毀

如成人十三應進士舉為文優贍有理致老成歎異
年十六遊郡庠每課試必居上游時方擯程氏學先
生獨尊其說郡博士徐君嘉言高年好脩留意學校
間日獨行訪諸齋先生侍諸兄衣冠講論未嘗懈弛
由是徐君雅相禮敬明年徐君物故又明年新博士
將至先生聞其嗜黃老言脫畧儀檢慨嘆不樂賦詩
見志歸葺茅齋從父兄讀書講古間出見故老先達
所咨叩皆不苟時居士君欲悉傳家政平日紀綱儀
節更加凜括使後可久先生多與裁評弱冠造吏部
外郎許公忻許公居閒久故知少見先生如舊相識

明年許公守邵陽欲先生來居士君亦啓其四方之志先生於是游湖湘抵邵陽久之而東至臨江郡守鄧君子延先生于學臨江士人皆樂親之居半歲乃歸越數年郡博士苗君昌言復延先生於學從遊者益衆苗自謂平生所尊賞者不苟至其所以禮先生者特異人亦以是信之其與先生啓有云文辭近古有退之子厚之風道學造微得子思孟軻之旨推尊蓋如此先生覽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無倦於陰陽星曆五行卜筮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精詳歲在己卯始與舉送同郡官中都者

適有二人皆先進知名士閱貢籍見先生姓名相顧喜曰吾州今乃可謂得人庚辰春官試不利辛巳補入大學故端明汪公實為司業月試輒居上游場屋之文大抵追時好拘程度不復求至當惟先生之文據經明理未嘗屈其意嘗有先進以是病之先生曰是不可改先生寬裕平直人皆樂親久愈敬愛學校知名士無不師尊之明年丁居士君憂乙酉升補內舍丙戌為學錄學校綱紀日肅弊無巨細皆次第革之人不駭異嘗有小戾規矩者先生以正繩之無假借後或以先生問其人頌稱先生之德不以為怨丁

亥升補上舍戊子館于婺女之張氏先生授其子以
中庸大學其父老矣每隅坐拱手與聽講授且曰不
自意晚得聞此張君之死其子喪以古禮不用浮屠
氏已丑登進士第授迪功郎桂陽軍軍學教授壬辰
當赴迂吏且至時太孺人間親藥餌先生以桂陽道
遠風物不類江鄉難於迎侍陳乞不赴甲午受興國
軍軍學教授明年夏湖之南有寇侵軼將及郡境先
是建炎虜寇之至先生族子諤嘗起義應募是後寇
攘相次犯州境諤皆被檄保聚捍禦往往能却敵州
里賴焉至是諤已死舊部伍願先生主之以請于郡

時先生適在信之鉛山聞警報亟歸抵家請者以盈
門却之不去日益衆先生與兄弟門人論所以宜從
之義甚悉會郡符已下先生將許之或者不悅謂先
生曰先生海內儒宗蹈履規矩講授經術一旦乃欲
為武夫所為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荅今先生
欲身為之乎先生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則辭
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古者有征討公卿即與將
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長也衛靈公家國無道三綱
將淪既見夫子非哲人是尊社稷是計而猥至問陣
其顛荒甚矣故夫子荅以俎豆而遂行夾谷之會三

都之墮討齊之請夫子豈不知兵者其為委吏乘田則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使靈公捨戰陣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遂言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與言理矣或者又曰禮別嫌疑事有宜稱使先生當方面受邊寄誰復敢議此閭里猥事何足以累先生今鄉黨自好者不願尸此尸此者必豪俠武斷者也今先生尸之人其謂何先生曰子之心殆未廣也使自好者不尸此而豪俠武斷者卒尸此是時之不幸也子亦將願之乎事之宜稱當觀其實假令寇終不至郡縣防虞之計亦不可已是社之初

倉卒應募非有成法令備禦文移類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主者或非其人乘是取必於閭里何所不至是其為慘蓋不必寇之來也有如寇至是等皆不可用無補守禦因為剽劫仁者忍視之哉彼之所以必諉我者為其有以易此也吾固以許之為宜或者又曰曾子之在魯寇至則先去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為其為師也今先生居於鄉有師儒之素命於朝為師儒之官而又欲尸此無乃與曾子異乎先生曰吾居鄉講授自窮約之分吾求仕為祿養今之官乃吏按銓格而與之耳異乎曾子之

為師也今又遲次居鄉老母年且八十家累過百人
寇未至先去固今郡縣所禁比至而去必不達剽劫
踐蹂狼狽流離之禍往往不可免去固不可藉令可
去扶八九十老者從以千餘指去將焉之子欲使吾
自附於分位不同之曾子而甘家之禍忍鄉之毒縮
手於所可得為之事此奚啻嫂溺不援者哉或者乃
謝不及先生於是始報郡符許之已而調度有方備
禦有實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丙申夏四月到
任先生於事無大小處之未嘗不盡其誠於人無衆
寡待之未嘗不盡其敬富川單僻絃誦希闊士人在

學校者無幾先生蒞職舉措謹重規模雅正誠意孚
達士人莫不感動興起先生方將收拾茂異而遠近
願來親依者且衆富川學廩素薄而又負逋不輸歲
入僅六百石而比年不輸者乃七八百石民未必盡
負姦吏黠徒乾沒其間簿書緣絕莫可稽證先生為
覈實催理受輸之法甚簡而便白郡行之於是無文
移之繁無追督之擾簿書以正負者樂輸儲廩克裕
士人至者日衆不滿歲丁太孺人憂去職在富川者
莫不惋惜已亥四月服闋冬末到選庚子春授全州
州學教授夏中得寒熱之疾繼以脾泄屢止屢作竟

不可療九月二十有九日卒享年四十有九先生雖
卧病見賓客必衣冠舉動纖悉皆有節法卒之日晨
興坐于牀問疾者必留與語幼者人人有所訓誨談
笑歡如也先生未嘗不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病中
言論每每在此是日言之尤詳夜稍久則正卧整衣
衾理鬚髯疊手腹間不復言笑又數刻而逝先生道
德之粹繫天下之望曾未及施一疾不起識與不識
莫不痛惜先生少有大志而深純浩博無涯涘可見
親之者無智愚賢否皆不覺敬愛慰釋稱其善者往
往各以所見未嘗同也不區區撫摩而藹然慈祥愷

悌之風有以消爭融隙不斷斷刻畫而昭然脩潔清
白之實足以澄汙律慢趣尚高古而能處俗辯析精
微而能容愚一行之善一言之得雖在巫醫卜祝農
圃臧獲亦加重敬珍愛自少以聖賢為師其於釋老
之學辯之嚴矣然其徒苟有一善亦所不廢故先生
無棄人而於先生亦鮮有不獲自盡者與人言未嘗
迫遽從容敷析本末洞徹質疑請益者莫不得所欲
而去於人言行之失度未可與語則不發或者疑之
先生曰人之惑固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以固
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扞格忤狠之氣當消之

不當起之責善固朋友之道聖人猶曰不可則止况
泛然之交者乎又况有親愛之情者乎雖朋友商確
至不可必通處非大害義理與其求伸而傷交道不
若姑待以全交道且事有輕重小大吾懼所益者小
所傷者大所爭者輕所喪者重故也然有時而遽言
之盡言之力言之者蓋權之以其事權之以其人權
之以其時也母饒氏繼母鄧氏淳熙三年以慶壽恩
封太孺人娶王氏魏公會孫通州使君城之長女也
通州君亦以是年八月卒先生卧病聞訃制服成禮
逮遣祭纘悉皆自經畫子良之年十三女人皆幼先

生未及著書若塲屋之文與朋友往來論學之書則
傳錄者頗衆其餘雜著古律詩墓誌書啓序跋等門
人方且編次將以十二月乙酉葬于鄉萬石塘謹書
其行實之大槩以求誌於當世之君子淳熙七年十
一月既望第其狀

吳公行狀

公諱漸字德進姓吳氏舊名興仁字茂榮以舊字行
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今幾百年矣曾大父嗣宗大
父景章父萬右迪功郎致仕兄弟三人公居次少隨
伯氏從學於江公匯江為鄉先生從游多老成宿學

一時英異如李公浩曾公季狸皆在公以童幼居其
間愿慈恭遜得子弟禮有所未解人樂告之年十有
五喪母高氏服除致仕公使之治生公雅好文學重
違致仕公意服勤數歲一日從容言其志致仕公大
悅之更使從學未幾會新教官至試補弟子員郡之
士大集公居第一自是每試輒居上游人服其藝異
時同事江公者與為執友公每自挹損事之如子弟
紹興癸酉始與舉送人謂公一第固可俯拾明年省
試不偶公不以罪有司曰吾殆業不精丙子再舉壬
午三舉省試皆報罷自是仕進之意衰矣其後雖屢

到省皆以其子姪或門人與舉送願公表率親舊敦
勉以行公往來超然殊不以得失介意或以特奏名
留之公曰吾來此聊復爾耳不能久也謝之竟歸日
率諸子讀書以自娛樂其聲洋洋踵門者未及見已
為之起淳熙十年六月朔以疾卒享年六十鄉閭莫
不惋惜公性孝事親左右無違見老者雖賤必敬慈
祥愛物力所及者螻蟻蛙蚓之難亦必免之其謙恭
不競人皆以為不可及至有不當其心引義正色堅
勇亦不可奪家甚貧自奉甚薄唯祭祀賓客則致其
豐鮮公在郡庠以行藝推為前廊居無何輒逡巡辭

去乾道庚寅許君及之蘇君總龜為教官尤留意學
校聞公學行信於鄉里造廬敦請至于再三不得已
就之公雅為許所知許方欲盡去宿弊事無巨細皆
以委公公為區處條畫如指諸掌許每歎曰於是見
君後日之施設矣事有緒即辭去其後合郡之士屢
請延公入學教官郡守各致其禮公皆固辭不復出
矣鄉里先達皆期公以有用乃竟不三試而死悲夫
公娶黃氏子五人顯若厚若誠若皆世其業厚嘗與
丁酉舉送女四人長歸某次甫笄而死次許胥訓次
未許嫁孫男女各一人尚幼卒之年秋九月壬申葬

于金谿縣歸德鄉金石源祖塋之側葬之日送車塞
塗祖奠于道者相望不絕行過者莫不齋浴涕洟某
在童穉時為公所知後又妻以其女知公之平生可
謂深且詳矣如公之德不可不表顯于後謹覈書以
告當世之君子淳熙十一年九月既望婿承奉即充
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陸某狀

第 25840 号

平成 3. 11. 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乙

図書館

6



SS 11 E 11-1
大英
海軍

